

德川家康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2

大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德川家康

2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陈都伟 译

目录

- 一 政秀死谏 /1
- 二 竹千代学艺 /10
- 三 孤儿情动 /24
- 四 人初故事 /38
- 五 迎候少主 /47
- 六 雄杰初露 /55
- 七 禅师遗训 /66
- 八 大婚大苦 /76
- 九 喋血千叠台 /86
- 一〇 藤吉郎出世 /96
- 一一 回冈崎 /105
- 一二 阑莺之城 /115
- 一三 乱世之相 /125
- 一四 马头军师 /135
- 一五 信长迎战 /146
- 一六 误杀 /156
- 一七 松平成军 /164
- 一八 元康初战 /174
- 一九 信长赌藤吉 /187
- 二〇 桶狭间序曲 /197
- 二一 名刀横空 /207
- 二二 桶狭间之战 /217

- 二三 母子重逢 /230
- 二四 今川败子 /242
- 二五 “主公进城” /251
- 二六 信长择敌 /260
- 二七 美女卧底 /270
- 二八 清洲会 /280
- 二九 风流舞 /294
- 三〇 筑山御殿 /311
- 三一 琴瑟失调 /321
- 三二 奇人军谈 /330
- 三三 一向宗暴乱 /339
- 三四 阿万出逃 /354
- 三五 家有诤臣 /369
- 三六 名枪战死 /379
- 三七 三条大鲤鱼 /389
- 三八 曳马野之围 /405
- 三九 筑山发威 /416
- 四〇 内庭之道 /426

一 政秀死谏

天文二十年，织田信秀的葬礼总算告一段落，然而尾张内部纷争并未就此结束。葬礼次日开始，柴田权六与佐久间右卫门便频繁往来于织田氏老臣之间，将织田信长在葬礼当日的荒诞行径当作新的口实。

权六和佐久间如此行事，并非出自私心，他们实为织田氏的未来着想。他们认为，若让信长执掌织田氏，必将给尾张带来灭顶之灾。相类之事史上不乏先例。甲斐武田信虎之子信玄和女婿今川义元考虑到各自利益，曾密谋并最终将粗暴的信虎幽禁于骏府。权六、佐久间和林佐渡一致以为，信长的粗暴比信虎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因此他们的攻击甚是激烈。他们相信，自己才是织田氏真正的“忠臣”。照此态势发展，第一个七日祭法会之后，他们便会急迫地将逼信长隐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

三月初九，暮色苍茫，平手政秀与众人议定第二日的法会事宜后，前往万松寺拜访大云和尚。大云和尚一见政秀，便先笑道：“您脸色欠佳，是否为主公后事忧心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和尚含笑，亲自沏好茶，呈给政秀，道：“但老衲以为，让您忧心的时候早已过去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大师也认为嗣位非信行莫属？”

“他的器量和上总介大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”大云轻轻摇了摇头。

政秀不禁紧紧盯住大云和尚，“大师是说，还有好看？”

“不愧是中务大人，果然目光犀利。这位信长公子，非俗世之人能参透。”

“大师也认为公子乃器量非凡之人？”

大云斥责道：“到这种时候还怀疑犹豫，便是对主公不忠。”

“主公？”

“刚刚升天的万松院大人。”

政秀默然不语。原来这里也有一知己……他胸中涌上一股暖流。

“上总介大人是看到了道外之道啊。”

“道外之道？”

“他一只脚已跨入诸事无碍的佛界。在父亲的牌位前所显的气概，才真正是大智大勇。承认新的一切，便要破坏旧的一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大云和尚露出笑意，“因此，辅佐者也应誓死追随。若辅佐者行动迟缓，上总介大人也难有作为。您可明白？”

平手政秀恍然大悟。“多谢赐教！”他郑重地致过谢，便告辞了。

回到府邸，政秀取出纸墨笔砚，在书案前静静地坐了下来。

“若辅佐者行动迟缓，上总介大人也难有作为。”大云和尚的话紧紧攫住了平手政秀的心。大云不仅说“辅佐者也应誓死追随”，还说“到这种时候还怀疑犹豫，便是对主公不忠”。

论俗世血缘，大云和尚乃是信秀的伯父。他言行举止面上虽柔和委婉，实际上却锐气逼人，其气魄绝不逊于信秀。他在织田氏的地位与雪斋禅师在今川氏的地位颇为类似。不同之处在于，雪斋常于人前辅助义元，而大云和尚则只是在幕后指点。去年，对于是否捐资修复皇宫，是否供奉伊势、热田两大神社之事，信秀始终犹豫不决，便去向大云和尚请教。因此，不论战略战术，还是为政细节，信秀和政秀都时常与大云和尚商议。

今日，大云和尚又给予政秀极具讽刺意味的当头棒喝：你一手培养出来的信长，已经跨入你这位师父亦无法理解的境界。虽然如此，政秀并未将大云的话仅仅当作讽刺，那不仅是对信长的充分肯定，其中还有

激励政秀的意思。

平手政秀坐在案前，紧闭双目，陷入了沉思。

“父亲大人，该掌灯了……”三子弘秀走了进来，悄悄放下烛台。政秀并不理会。弘秀知道父亲的习惯，于是放轻了脚步，便要出去，政秀却叫住他：“甚左。”

“父亲。”

“你认为现在的主公如何？”

“这……”弘秀微微歪着头想了想，“有些离经叛道。”

“哦。”政秀轻轻点了点头，温和地说道，“把五郎右卫门叫来。”五郎右卫门是弘秀的哥哥，政秀的次子。弘秀出去不久，五郎右卫门便走了进来。“父亲大人，您叫我？”

“我有事想问你。你认为，现在的主公怎样？”

“父亲问我？”

“他是明主还是昏主？”

“大概……不能叫作明主……葬礼那天他的所作所为……”

政秀点点头，打断他：“好了，我只是想问问你的看法。把监物叫来。”

政秀的长男监物非常畏惧信长。当初信长曾经看中监物的一匹烈马，但监物拒绝给他。后来，监物改变主意，想要将马送给信长时，却被信长狠狠训斥了一顿。自那以后，他便对信长畏惧非常。

不久，监物走了进来，在政秀身边坐下。

“监物，”平手政秀的声音更加低沉，“你认为，现在的主公如何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为父以为，他表面上粗暴荒诞，内里却超凡脱俗……你说呢。”

监物不答。他眼神凝重，好像在揣测父亲为何问及此事。

“你不认为他异于常人吗？”

“也许吧，不过，迄今为止，孩儿不曾见他表露出任何体贴之情。”

“哦。”政秀吐了一口气，“若他内心有对部属的丰富情感，我们便要设法让他表现出来，以团结起整个织田氏……这是家臣的责任。”

“父亲何出此言？”

“我是想问你对主公有无信心。”

“父亲，监物尚未成年，还不曾想过这些。”

政秀点了点头，挥手令监物下去。很明显，监物对信长没有好感。这三个孩子都还未能认识到信长的气度。政秀再次闭上眼睛。窗外，天色渐暗。室内烛影摇曳，他的影子在窗纸上不停地晃动。

“万松院大人……”半晌，政秀口中吐出这几个字，呼唤着故去的主公。“在您所有的家臣之中，政秀是您最为信任者……”他紧闭的双眼湿润了。“请原谅……政秀岂能辜负了您的信任，请原谅！”他哀戚地自言自语，仿佛信秀就在面前。“我不过是在和吉法师作赌。若吉法师能够顺利嗣位，并将尾张各地及整个近畿都纳入囊中，作为他的师父，我也算尽责了……但这似有些一厢情愿……不，政秀并非因悲伤而哭泣，而是高兴……”

此时，政秀头顶传来老鼠窸窣窸窣的声音。在他听来，那简直似信秀在显灵。

“哦，您在听……”他抬头望着屋顶，如无助的孩子般掉下泪来。“先主，政秀似乎被吉法师超越了。他已经令常人无法理解……但是，先主，您亲自挑选政秀为吉法师的守护人……政秀不才，但作为一名堂堂武士，定会坚持到底。请您放心……请放心……先主！”政秀不觉双手伏在榻榻米上，抽泣起来。当然，这很难说便是欢喜的眼泪，而像春雨般夹杂着些许温馨的感伤。

主公故去了……他的故去如此突然，人生无常之感，紧紧地攫住了政秀的心，挥之不去。他想到自己不久也将死去，突然生出寂寞之感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自己居然能够闯过无数腥风血雨，活到今日。但是自己究竟为何要来到这个世界呢？政秀困惑于这些，完全是出于他忠诚的秉性。

信秀和政秀这一代人，已如去岁的枯叶纷纷凋落，但这绝不意味着树木会枯亡，来年的树木以去年的枯叶为底，将更加挺拔，更加生机勃勃。信长和权六都是来年之木，政秀不禁想到。年轻的政秀也曾对信秀

颇不敬服。他曾私下盘算：为这样的主君效劳，一辈子恐也无出头之日。但他的疑虑不知何时烟消云散了，最终被信秀征服，心甘情愿地终生追随。信长若连令柴田权六之辈心悦诚服都不能，还能成何大事？“吉法師拜托给你了！”信秀的嘱托如在眼前。他将终生忠心耿耿辅佐织田信长。作为武士，只要他活着，就要信守这一承诺。

平手政秀纵情哭泣过后，抬起头来。此时他脸上已看不到半丝悲戚。他环顾四周，微笑着拿过砚台，慢慢研起墨来。人生自有悲喜。从初次读书习字开始，他便常常与宗牧、信秀等一起玩连歌游戏。过去的风雅生活不觉浮现到眼前。过去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今日，连那时读书习字也是在为今日写这遗书作准备，但这次能否说得上风雅？政秀情不自禁地涌上一丝苦笑。

研好墨，政秀挑了挑灯捻。周围顿时亮堂起来，那纸都似发出一股芳香。提起笔，笔尖缓缓落在纸上。家人大概都已歇息了，府内寂然无声。政秀在开头处写下“谏书”二字，全神沉入墨香。

一旦下定决心，政秀顿觉心情轻松，如同徜徉在毫无障碍的自在世界，既没有羁绊，也没有顾虑。

“屡屡进言却未被采纳，政秀自觉无能，决意一死。若主公以为在下赴死实乃拙劣之下策，则恳请主公从此广开圣听，若主公此后果能从谏如流，则在于下九泉之下，亦当深感宽慰。”政秀行云流水般写到这里，突然停下笔来。自己所写绝非虚言，但一想到信长读到这封遗书时的种种情形，不禁心如刀割。但若此时语气不够严厉，则他政秀的一生都将失去意义。毕竟他已被信长远超越，难以望其项背了。但他并未停下前进的脚步。即使是现在，他仍然拼尽全力，不惜付出生命！即使这些文字甚至难以博信长一晒，但只要是在表达真情，政秀觉得就应毫不掩饰地写出来。

“首先，请主公务必终止怪诞不经之为。若仍以草绳束腰，披头散发，在下将甚是难过。不穿袴服即出行之事自不消说，赤身裸体之为必将令尾张国人深深叹息。”

写到这里，政秀又轻轻地合上双眼。昨日，他的确还在为信长头疼

不已。骑着尾张第一名马，却肆无忌惮地吃着柿子、栗子招摇过市，口吐果壳，和百姓嬉戏舞蹈，简直如个不可救药的浑蛋。但是今日，一切都变了。政秀终于意识到，隐藏在那怪诞行为背后的，是信长真挚而激昂的情感。信长显然是想通过荒诞的行为，表达对当前某些武将极端的不满和痛恨。那些武将为满足一己贪欲而互相杀戮，对路边的饿殍却熟视无睹，且任由皇宫荒废破败，不加修葺。连为政的第一要义都全然不顾，还谈何礼仪？他腰束草绳在父亲的牌位前肆意行为，好似在说：“你也和他们一样！”政秀感觉信长是强忍着泪水，向亡父表示不满。因此，信长可能会毅然决然地将这封遗书撕毁，滴泪不流。甚至，他还可能向政秀的尸体狂吐唾沫。

这亦无妨。政秀虽觉所写无非一介老朽的愚话，也不过是要将信长变成一个凡俗琐碎之人，但他还是继续写着。

写完遗书，已是深夜，周围寒气逼人。政秀很是庆幸，家人对他通宵书写的习惯一向不以为奇。他郑重地将谏书平放在桌上。

“一切都结束了，万松院大人。”政秀慢慢地站起来，平静地卷起两层席子。然后，他从刀架上取下短刀，坐到案前，缓缓环视四周。

远处传来了鸡鸣。政秀满意地笑了。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死能够终止信长的怪诞行为，但是信长周围的许多人，已经被信长远远地甩在后面。只要他的死能让信长意识到这一点，便已心满意足。

如果只有某一个人能够做到高瞻远瞩，那么政治和战斗将无法展开……

宁静的空气，让政秀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与舒适，此时他不再悲伤、彷徨。他轻轻抚摩着腹部，对新增的皱纹感到诧异。“真好，能够活到今天。”他感叹着，拿起刀，扔掉刀鞘，用纸擦了擦刀尖。

“先主……”他喃喃道，横下心来，闭上眼睛。他相信人生最后的祈念，将化为永留世间的魂魄和意志。

“请保佑信长！请让我永远陪伴在信长左右！信长……信长……”

政秀猛地将刀尖对准腹部。

因为疼痛，他的手腕微微颤抖着，他圆睁双眼，面对虚空拼命祈祷，

就像一个神色凄厉的鬼魂。

“请让我陪伴在信长左右！”政秀失声道。刀尖已经划到了右肋，肠子冒了出来。他将刀从腹中抽出，伏倒在榻榻米上。眼前金星乱蹦，如同耀眼的彩虹。他突然将刀尖对准颈部，身体猛地扑上去。血涌如喷，奇异的彩虹在暗夜之中闪耀。他挣扎着，发出垂死的声音，但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了。怀着永远伴随在信长身边的祈愿，政秀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“父亲，您还没有醒吗？奉公的时间到了。”次日早上，长男监物在门外叫道。他身着黑衣，准备前去参加万松寺的法会。久久没有回音，监物悄悄拉开门，蓦地，他瘫倒在地。“五郎右卫门！甚左！父亲……父亲他……”他喊着，却发不出声来。

“父亲肯定疯了……为什么要自杀？”他喃喃道。

五郎右卫门飞跑过来。甚左也奔来。但是，监物不让弟弟们碰父亲的尸体，他畏惧信长，紧张地喊道：“甚左！”

“在。”

“你即刻向主公禀报，问他是否要前来验尸。你告诉他，父亲疯乱自杀了。绝不要将父亲昨日询问我们的事情说出去。”

面色苍白的甚左立刻向马厩跑去。

不到半个时辰，信长便赶到了平手政秀府上。他似乎正打算郑重地去参加法会，衣着并不如平日那般凌乱。五郎右卫门和监物引着信长来到政秀的卧房。信长一看到政秀，眼睛顿时如同要爆裂一般，厉声喊道：“监物！”

“在。”

“你说你父亲乃疯乱自杀？”

“是。在下想……不会有其他原因。父亲无时无刻不把主公的恩情铭记于心，亦从未犯错，不曾想……”

“混账！”信长呵斥道，“这像是疯乱自杀吗？”他突然打住，抢上前去，双手抱起了政秀的尸体。信长的手和衣服上沾满血迹，但他毫不在意，慢慢掰开政秀那紧紧握住短刀的右手。

“主公，这种事情还是我们来做吧。”五郎右卫门慌忙移到信长身边。信长粗暴地瞪他一眼，亲自将政秀松开的右手握成拳头。监物和甚左跪伏在旁，惶恐地看着这一切。他们认为，若不说父亲是疯乱自杀，粗暴的信长也许会暴跳如雷地除去他们的武籍，将兄弟几个赶出织田氏。

信长静静地将尸体面朝上平放在地板上，猛地起身，大喝一声：“上香！”甚左慌慌张张点着了香烛。“监物，花！”信长又喝道。看到信长并未双手合十，也无惩处他们的意思，监物一边摆放祭花，一边道：“主公恕罪。”信长尖锐地瞥了他一眼，却并未开口训斥。甚左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向前挪了挪。信长依然站在那里，视线并没有从政秀身上移开，道：“五郎右卫门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拿遗书来！”

“遗书？”

“混账！案上！”

“哦？”监物惊恐地向书案看去。

信长大为惊讶，兄弟三人居然都不知父亲为何自杀！他不禁替师父感到悲哀。当五郎右卫门看到桌上确有一封书函，顿时面色惨白。外面赫然写着“谏书”二字。“糊涂透顶的父亲，居然要向这个粗暴的新主进谏，岂不是火上浇油？这家怎能不完蛋？”想到这里，五郎右卫门的双手不禁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
信长瞥了一眼政秀的遗书，向五郎右卫门努了努下巴，厉声道：“你，读！”

五郎右卫门颤声念着父亲政秀的遗书。

他为了让信长感觉这是一封措辞温和的遗书，故意声音柔和。然而事实上，从衣着打扮到言行举止，政秀的谏言可谓琐细入微，如同在叮嘱自己的儿子：不可狂妄，不可咬指甲，不可随便开口骂人，人喜则喜，人忧则忧……每一条都令五郎右卫门心惊胆战，生怕暴风雨降临。

然而信长一言未发，只是昂着头，闭着眼，仿佛在沉思。五郎右卫门读完，将遗书收起，信长仍毫无动静。良久，他才睁开眼。看到小心

翼翼捧着遗书、瑟瑟发抖地站在面前的五郎右卫门，信长怒喝一声“浑蛋”，一把夺过遗书，放入口袋之中。“浑蛋”二字究竟是在斥责五郎右卫门，还是在责怪政秀？三人一头雾水。

“你们今日都不用去奉公，可听见了？”

“是。”三人恭敬地伏在地上。

信长本来想说——不许提疯乱自杀云云，只将你们的父亲厚葬便是，但终究没能说出口。监物三兄弟不懂政秀所为，多说亦无用。

信长走出平手政秀的府邸，叹息连连，猛地扬起了马鞭。前田犬千代紧紧跟在马后。信长似乎忘记了犬千代的存在，拍马朝庄内川大堤方向狂奔而去。

当犬千代赶上时，信长早已将马扔在堤下的草地上，怔怔地站在清澈见底的庄内川中，仰面朝天。犬千代知道，信长常常如此强忍悲痛，以免泪出。信长悲伤之时总喜欢仰望长空，或者说，是藐视苍穹？

“混账师父……”信长自言自语道，“混账……你是要我信长从此以后孤身奋战吗……还是要我变得更坚强？可怜的……”他再也抑制不住悲伤，潸然泪下。

“师父！”信长狂呼一声，死命踢打河水，“这是信长呈给师父的水，喝吧！”溅起的河水如珍珠般四散开来，湿了信长的头发。他此时已变成一个任性的孩童。“喝吧！这河水，是我最后的供奉……喝吧！”他狂乱地击打着河水，放声痛哭，双手在河水中疯狂搅动。“师父！织田信长总有一天会建一座寺庙来供奉您。在那之前，您就待在地狱中吧！”

犬千代将信长的马拴在繁花盛开的樱树上，静静等待他平静下来。

二 竹千代学艺

此时的松平竹千代安然住在骏府，邸处三株樱花树正开得热闹。树下，竹千代手持木剑，与一个浪人对峙着。这已是到骏府后的第三个年头，十一岁的竹千代如今长得与先时判若两人。

“你劲头不足！”浪人大吼一声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竹千代满头是汗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他变换了姿势，木剑呼呼生风，突然刺向对方的胸膛。那浪人踉踌跄跄，好不容易挡住斜刺过来的木剑。他并不是故意输给竹千代的。他领略了竹千代的实力后，突然斥责道：“等等！我究竟要说多少遍你才明白，这不行。”

竹千代眼睛直盯着他，“为什么不行？是您说不够劲儿，我才拼命刺过来的。”

“正因如此，所以不行。我说你不够劲儿，是为了激你。”

“我既然在您的激发下击败了您，您该没有怨言。”

“住口！你究竟是小卒还是大将？”

“我……是大将。”

“大将之剑和小卒之剑自然不同，我究竟要说多少遍你才明白？三河人真没有气度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若敌人稍一激你，你便恼羞成怒猛冲蛮打，是小卒之举匹夫之勇。大将绝不会为挑衅和贬抑所动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不可因对方的挑拨而轻举妄动，否则将不能冷静地指挥大军。所以……”浪人忽地住了口，叫喊着向竹千代直冲过去。竹千代肩膀被击中，大叫一声，后退了一步。“你偷袭！”

“掉以轻心了吧！”浪人哈哈大笑，“绝不可轻言主动进攻。但对方发起攻击，就必须漂亮地予以反击。但又需在击退敌人的同时，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不攻击对方，也不要被对方击中。这才是大将之剑。明白了吗……”他说着说着，突然之间又挥动木剑。木剑在竹千代头顶呼呼作响，竹千代下意识地倒退一步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手中的剑早已飞了出去。“如果这样，你将死在剑下。这样的大将如何令人放心？若是在战场上，你的阵地就要被敌人夺走了。好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再来！”

这个浪人便是春天从九州赶过来的奥山传心。奥山传心经常用他那顽童般戏谑的话语教竹千代。时下的剑术尚未拥有“礼”的深厚内蕴，而以实用为主，用剑的最终目的，便是通过口、手、心和体力的全面配合，击倒敌手。但奥山传心对此却不屑一顾，坚持严格区分大将之剑和小卒之剑。另外，在陪竹千代练剑的时候，他总是如孩子般愉快而兴奋。“为什么呢？”他时常自问，却找不到原因。

这个叫竹千代的少年身上，隐藏着一股奇异的力量。这让他时常感到莫名的激动。当他叮嘱竹千代不可慌张时，竹千代便会马上冷静下来，冷静得让他不可思议；而当他提醒竹千代不够精神时，对方立刻便会变成一只凶猛的豹子。若说这少年性格过于温和，反应太过迟缓，又的确很有激情；若是认为他的性格过于激烈，他身上又有一种悠然自适、岿然不动的气质。“此必人中龙凤！”奥山传心道。这块棱角分明的玉石只要稍事雕琢，便会放出五彩斑斓的光芒，很快就不用依靠任何人而自行学会很多东西。

今日，奥山传心依然表现出孩童般的顽皮。当然，他根本没有当真用木剑击打竹千代的意思，只不过不时摆个架势，在空中画出几条弧线而已。

“怎么样？这样就成了剑下鬼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竹千代突然瘫倒，嘴

唇搐动着。“哈哈！”奥山传心放声笑道，“多么窝囊的大将！真的大将，即使倒在了敌人剑下，仍不能停止战斗。否则……”他走过来，将一只手放到竹千代头上，就在此时，他脑后突然被击中。原来竹千代从他腋下穿过，漂亮地“反击”了他。

“哎哟。”奥山传心不禁举起手中的木剑。

“哈哈！”竹千代开心地拍手大笑，“您知道牛若丸在五条桥是如何战胜弁庆的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个故事说，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小孩子也可以打败成年人。哈哈，这里也有一个弁庆输给我了。”竹千代乐呵呵地说。奥山传心变得严肃起来——自己若总是一副顽童的样子，将可能无法教授这个聪明机灵的孩子。

“严肃点！”奥山传心表情冷峻地命令道，“现在练习刺杀。反击训练放到后面。刺杀五百个回合！开始！”

竹千代顺从地点头，摆好架势，挥起木剑向作为靶子的樱花树干砍去，随后收身回来，再次做出击杀的姿势。

不知何时，竹千代的祖母华阳院夫人，也即现今的源应尼已站在院中，静静地看着竹千代习武的身影。奥山传心在屋檐下正襟危坐，纹丝不动。

即使在祖母眼中，竹千代也令人不可捉摸。去年秋天，现任今川氏属官总奉行的鸟居伊贺守忠吉带着儿子元忠，从大家魂牵梦萦的冈崎城来时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：平素总把“信”字挂在嘴边并奉为家族传统，对近臣、侍卫一向爱护有加的竹千代，却对千里迢迢赶来做贴身侍童的元忠十分无礼，甚至在卧房的走廊下对他拳脚相向。

元忠长竹千代三岁，今年正好十四岁。当他看到竹千代把抓住的一只伯劳当老鹰玩弄，便说了一句：“鹰有鹰的好处，伯劳有伯劳的优点吧。”竹千代顿时满脸通红，显然是被激怒了。“混账，你再说一句试试！”话音未落，他已抬起右脚，对着元忠踢了过去。元忠惊恐地从走廊跳到院

中，满脸委屈。竹千代也突然跳了下去，怒吼着，挥舞着拳头向元忠头上砸去。

这一幕令源应尼无比难过。鸟居忠吉如今是竹千代的忠实保护者，若没有他暗中周旋，恐竹千代根本无法在骏府平静地生活。竹千代对忠吉的忠诚和无微不至的关心，时常心怀感激，但为何对忠吉的孩子却如此粗暴无礼呢？源应尼无奈，只好私下去向忠吉道歉。没想到忠吉却微笑着挥挥手道：“他发火不足为奇，元忠那孩子太爱耍小聪明。竹千代大概认为只要训练得当，伯劳也可以成为老鹰。他是只要努力，就可成就任何事情。不愧是清康公之后，发起火来毫不客气，不加掩饰。”源应尼方才稍稍松了口气。

但那之后，竹千代就放了那只伯劳。“为什么放了它？你好不容易把它训练得如此温驯。”源应尼无意中问道。

“此种方法还是训练老鹰较好，就把它放了。”竹千代淡然答道。竹千代情绪易激动，令人担心，但他又常常自我反省。有时他看上去似乎是在生气，却并非如此。

不久前，竹千代在尼庵对面的菜园里追逐着蝴蝶嬉戏玩耍时，遭到了今川氏家臣子弟的围攻、辱骂。“三河的野种，毫无气度。像烂菜叶，臭不可闻。”他们放肆地嘲笑着，但竹千代根本不予理会。他表情茫然地转头望着他们，只微微笑了笑。那不是一张强忍怒气的脸，倒有些呆呆的。雪斋禅师说他有可取之处，奥山传心也认为他是可塑之材，但在祖母源应尼看来，他却有些不足。

“好。现在开始跑步。”奥山传心突然站起来。五百个回合的刺杀练习结束了。“人要能够打造自己的身体。猥琐的身体只能附着猥琐的灵魂。跑到那安倍川边去。”

几个贴身侍卫正要跟着竹千代跑出去，被奥山传心用手势制止了。他独自跟在竹千代身后，出了大门，毫不客气地迅速追上去，道：“我们比比，看谁先到安倍川，快！”然后疾风般向前奔去。

竹千代早已习惯了这一切。即使对方如风驰电掣，他的步伐也丝毫